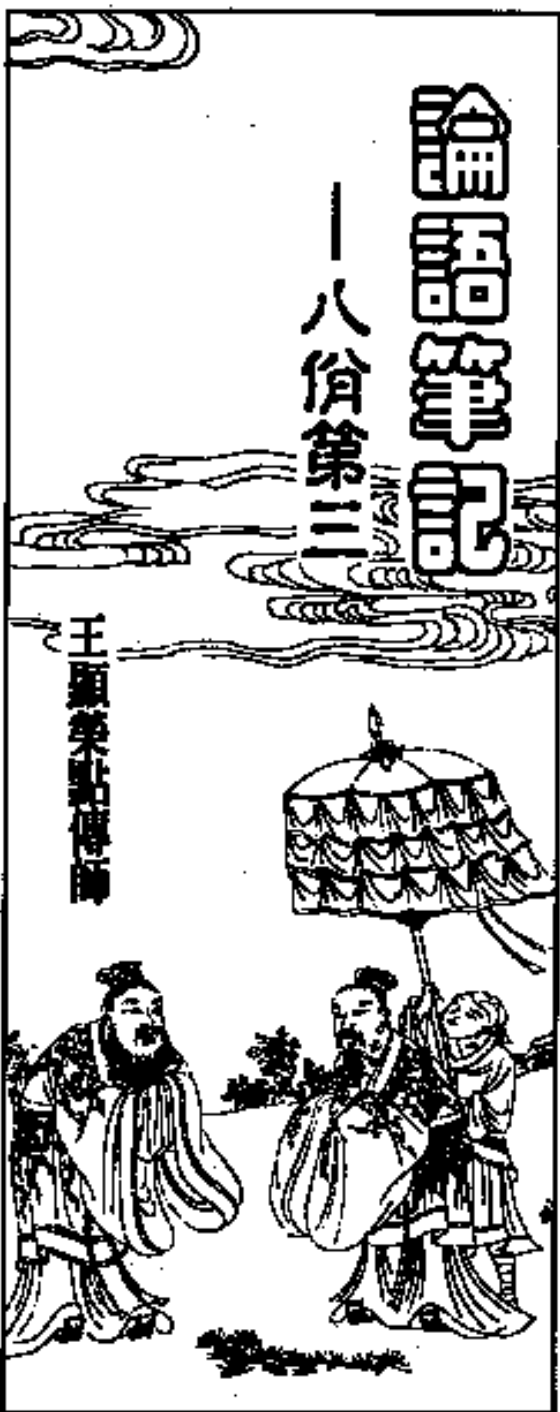


論語筆記

八佾篇第三

王顯榮點傳師



八佾篇—第三章

子曰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」

周易第四十一卦，損卦，周文王的卦辭寫著「損，有孚。元吉、元咎、可貞，利有攸往：」意思是：損卦，是主損己益人的，而損己益人，是在於誠信。以誠信去做損己益人的工作，必有很好的吉祥事，絕對沒有可咎的事情，可以塑造

出自己良好的形象，很有助於創立個人的事業。

損卦是山澤連體的卦，澤要越損才能越深，因其所損之土，用於堆山，所以山才能越高。澤的深度是看不見的，山的高度卻可看見。又因為山澤連體，澤所損的多少土，就可以增加多少的深度；而其損的多少土，就有多少土可以堆山，山也就可以增加多少的高度。這個道理，正可以讓修德之士體悟出，存心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存心仁德，存心虔誠，任何事情，都會做得很好，如存心不仁，不誠，任何規範也就沒有作用了。

子曰：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

孔子說：一個人，如果他刻意不存仁德之心的話，儘管有多好的禮節的規範和倫理的條文，也是規範不了他，奈何不了他；一個人，他已沒有意願存仁義之心，空有多完美的仙樂，也調節不了他的俗心，中和不了他的塵念，奈何不了他強烈的塵染之心。

四書孟子篇婁章第四，就是解釋這一章：

孟子曰：

離婁之明，公輸子之巧，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員。

師曠之聰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。

堯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。

今有仁心仁聞，而民不被其澤，不可法於後世者，不行先王之道也。

故曰，徒善，不足以為政，

徒法，不能以自行。

這一段話，是孟子舉例說明，人如不存仁德良心的話，儘管他有多好的才華，絕頂的技術，其所做出來的事情，是不能圓滿的。

離婁，是黃帝時代的人，他眼力之好，能見百步之外的秋毫之末，所以他為黃帝找回所遺落的明珠。孟子說他：「離婁之明」。

公輸子，是春秋魯國的人，他很有機械的頭腦，他為楚惠王製作雲梯攻宋，所以孟子就說他「公輸子之巧」。

師曠，是春秋晉平公時期，名聞國際最精於音樂的一個樂師，他可從音樂旋律辨知吉凶。

孟子舉例說：離婁的眼力那麼好，公輸子的機械頭腦那麼好，如果他們的心不存仁德來規範自己，就不會做益眾的事，就不能名留後世。

又師曠是那麼精於音樂，如果他沒有運用古聖創立的六律音符，不但他不能著作正氣韻律，更不能從別人韻律中辨出吉凶來。

唐堯和虞舜兩位聖帝，他們傳授下來的承天道理，如帝王不存仁心，那堯舜的聖道，也就不能被運用，國家就不能治，天下也就不能泰平。

孟子說：當今的君王，雖對仁心有共識，雖對仁德，也會認同，但是老百姓就是享受不到仁德恩澤，君王也沒有留給後世的一個好榜樣，這原因，都是出在君王沒有意願實施古代聖帝所傳留下來的仁德之政。

孟子感觸良深，他說：空談的仁德之心，是不能治理好一個國家，雖訂有良法，君王沒有以身作則，良法也等於是空有，因為再好良法，如沒有君王帶領遵行，良法是不能行遍天下的。

在這裡，就談到盡心的問題，孟子一書共有七篇，前六篇，談的盡是經綸天下國家的大道理，最後一篇，就是盡心篇，談的就是盡心盡力去實踐，如果論為空談清談，什麼都不能實現。

所以，盡心篇的一開始，其文章是這樣的

孟子曰：

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

知其性，則知天矣！

存其心，養其性，

所以事天也，

殀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

所以立命也。

孟子說：心是思慮之官，能悟眾理，能應萬事，所以能盡力以思慮的話，則能自知具有仁義禮智信的本善之性，此謂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

天命之謂性，人的自性是天所賦的，所以能知自我本然之性，則可以體悟先天大道的天地之德與人性之德，並無二致，因為道本是一體的，

這就是孟子所謂的知其性，則知天矣！

對於這個道理，要能操而不舍的存乎此心，要能順而不害善養此性，此謂存其心養其性。

之所以要做好存心養性，是為了要事天。我

們都有生我身的父母，所以身體髮膚，不敢毀傷，這是事奉父母之道，因此，我們既是受天所賦之性，當發揮自性所固有，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之德，以慎獨的工夫，沒有偏廢，而無所不用其極地來做好盡心盡力的工作，這就是所以事天。

付出與所得，要求其相等，是世人的習性，

這種習性的存在，讓多少人被害得不能寧靜，所以孟子提出，短命的殀，長命的壽，世人不必去疑惑是什麼因緣，只要做好前述的修身工作就對。

盡心知性而知天

存心養性可事天

人的一切，上天自然會安排得非常得當，只要盡心存心，不落入空談，即可完成天賦使命，這是殀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

空談清談，成事就有困難，盡心盡性，事事自可得成，論語八佾第三章，孔子的這一段話，其主旨就是在這裡吧！在學習修辦道的我們，如能將它當之座右銘，必有其助益的地方。